

<<太阳神赫鲁斯>>

图书基本信息

<<太阳神赫鲁斯>>

前言

她怀着一种终于结束了的感觉来到这个国家，这感觉让她惊恐。

这种感觉在横渡海洋的途中就已经产生了；漫长而难熬的一个礼拜，充满晕船和臭气，她像只动物似的蜷缩在“雾女士”号甲板下没有窗户的小小舱室里，跟恶心或无聊轮番进行着斗争。

在她的内脏难得没企图沿食道往上爬的几个小时里，她要么是在痛斥命运跟她搞这种恶作剧，要么就在诅咒这艘破船的船长，他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他对女乘客的看法。

为了此次渡海她付给了他一大笔钱，可这并没有阻止他将她安排进一个隔板间里，在家时她连一只狗都不会往那种地方关。

其实迈斯托船长不是个坏家伙，反倒是个好心肠的人，他善待他的船员，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慷慨倾向。

他弄不清她的来历——他暗暗地为此郁闷，可能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种郁闷——另一个事实当然也是个问题：她是个女人，不仅是个有钱的女人，而且在各方面都胜过他。

他也让她感觉到了，而且很明显，因为他不蠢，她放弃舒适的豪华客轮不乘，选择他的这条破驳船辛苦地渡海，对此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看法，她无疑是乘得起豪华客轮的。

现在终于结束了。

几分钟前这艘名字很响亮的破船停靠在了码头上，巴斯特走下脏乎乎的跳板，步姿优美得像在举行仪式似的，她踏上了码头上差不多同样又湿又滑的石块路面，深深地吸进下午凉爽的空气。

其实空气的味道不是很好闻——散发出咸水和死鱼的味道，还有别的一些让人更不舒服的东西的气味——但是，比起过去几天来她置身其中的那种恶臭，这简直就是一杯提神饮料。

她的周围人来人往，人们在呼叫、忙碌和奔跑，大车的轴润滑油太少，吱吱嘎嘎地滚过，群狗狂吠着抢夺一条死鱼或别的垃圾。

孩子们在尘垢中嬉戏，不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破口大骂的声音，声调尖锐刺耳，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能盖过所有的嘈杂声。

她自己当然很快就遭到人们的盯视，唤起了好奇，招来的关注让她很不喜欢。

可她终于上岸了。

她的脚下是结实的地面，而不是摇摇晃晃的甲板，头顶的天空虽然有点阴，却是没有云翳，周围的空间自由得多，不再是连三步乘三步都不到的监牢腐朽的木板壁了，更讨厌的是它们还摇晃个不停。

巴斯特痛恨被关起来。

<<太阳神赫鲁斯>>

内容概要

1888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巴斯特，神秘的埃及女人，皮肤漆黑却长着标准欧洲人的面孔，如男人般高大的身材，又带着华丽的武器。

她从炎热干燥的埃及来到潮湿的雾都伦敦。

几乎而与此同时，伦敦东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妓女的谋杀案，凶手自称“开膛手杰克”。

这就是媒体大肆报道的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有人目击身材高大的黑皮肤的人在现场出现过。

巴斯特逐渐成为警方怀疑的对象。

受命调查此案的苏格兰场探长阿伯莱恩却与巴斯特之间产生了无法言说的微妙情愫。

随着调查的深入，阿伯莱恩发现原来巴斯特并不是凡人，而是幻化千年，能操纵心灵，不惧刀剑的埃及女战神巴斯泰特。

她此来伦敦是为了警告隐居在伦敦的妹妹伊西斯，强大的太阳神赫鲁斯正从埃及赶来追杀躲藏在伦敦不服管束的她们。

究竟谁才是开膛手杰克，巴斯特、伊西斯还是赫鲁斯？

结局出人意料！

古老的神灵穿越千年出现在十九世纪末的雾都伦敦，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迷雾重重的开膛手杰克案一直是罪案史上最具争议的主题。

霍尔拜恩以其一贯的恢弘风格和精巧的构思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这也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惊险小说，整个作品贯穿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的主题。

<<太阳神赫鲁斯>>

作者简介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德国当今最有影响的畅销书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涉猎奇幻、科幻、恐怖小说和电影剧本，至今已出版近百部作品，曾荣获德国奇幻小说奖，科幻小说奖，书虫将等大奖，拥有大量的读者群与书迷。

被誉为“德语世界惊悚奇幻小说之王”。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是《占卜者之门》，曾在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位居榜首达1年之久。

累计销售达二百万册。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4种语言，全球总销量超过3000万册。

<<太阳神赫鲁斯>>

章节摘录

考虑到这辆双套马车是那么的沉重和粗笨，它的速度真可算快得惊人。房屋破败的正墙和络绎不绝的行人飞速退去，每当拐过一个街角或道路拐弯时，弯度时常陡得整个车厢剧烈晃荡，此时它要是倒下去，她也不会感到意外的。

马车夫一定是迫不及待地想赶到目的地，或者是想离开这里。

她有多种方法来改变这种有点令人不安的奇怪情形，但她身体往后靠在硬邦邦的长凳上不动，静待事态的变化。

对马车夫的古怪行为可以有种种不太喜人的解释，巴斯特考虑着，又一个个地放弃了。

她相信迈斯托能做出很多坏事来，但她不信他会让人将她诱进一个陷阱，因为那样做是愚蠢的。

如果他真打算怎么她，漫长的航程中他有足够的机会去做；而且风险要少得多。

好吧，假如他真的阴险地为她准备了一场的意外的话……巴斯特笑笑。

有人会出意外的，但不是她。

巴斯特也拉开了车厢另一侧的窗帘，观看掠过的城市，借此打发时间。

她不是头一回来伦敦，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伦敦城发生了变化，而且这变化不一定对她有利。

他们还在码头地带，虽然马车夫赶着他的马匹在路况很差的道路上疾驰，就像身后有魔鬼在追他似的，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的码头地带是比较高雅的。

通常那里不仅吸引冒险家和商贩，也吸引各种可疑的无赖和那些也许天生不是很坏，但沦落到底层、一无所有的人们。

这里也没什么两样，她也没指望有别的。

尽管如此，双套马车飞速奔驰在黑暗的胡同里，快得巴斯特不止一次目睹到行人惊慌地跳开，才得以脱身，对着他们的背影送来一长串恶毒的诅咒和辱骂，像一道声音的航线，这些胡同要比她记忆中的肮脏和破败得多，她看到的那些人也一样。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紧张和怀疑的气氛，巴斯特几乎能用手触摸到那普遍存在的暴力倾向。

城市的这一部分好像……被遗弃了，她奇怪地想道。

那些房屋不仅外表上再也得不到维护、得不到迫切的修葺，内部及其居民也是如此。

有两三次——虽然现在是大白天——他们穿过突然冒出的雾堤，可马车夫没有将车速哪怕降低一点。

巴斯特忍不住对她自己的念头发笑了，可是，假如此刻她能看到自己脸的话，估计她也会发觉这一微笑有多不自然。

某种东西挥之不去，那毫无根据的怀疑的阴影，她一直就感觉到这种不疑，它在啃啮着她的意识边缘的某个地方，几乎是悄悄地，但很厉害，不容忽视——像一根小刺或一棵仙人掌的刺，被它扎了，它紧贴在皮肤下方断了。

也可能不是这样，她寻思道。

或许她觉得这里的一切年久失修，令人害怕，只是因为她是带着这种惊惶的感觉登岸的。

她最终甩掉这念头，又将注意力集中于行驶了，很快就不像开始时那样令人沮丧了。

离开码头越远就越明亮了，好像日光真的是被那些破败的胡同及其居民吓走了似的。

他们还行驶在跟大英帝国的首都不般配的建筑物之间。

但不久路两旁就出现了像样点的房子，路也变宽了，路面认真地铺有石块。

人们的衣着更加整洁，不再那么好斗和多疑了……这显然不是通往市区的那条路。

巴斯特想了想马车夫是不是误以为他的外国客人人生地不熟，想主动带她浏览一下市容，从而收取一笔更高的车费，可她觉得这想法不现实，更何况她还不知道他们到底在驶向哪里呢。

她拿指关节用力敲敲窄小的窗户，她能看到那人的肩部和后脑，还没等她提出相应的问题。她就得到了一个答案。

“我们马上就到了，小姐。”

”他说道，没有向她转过身来，“请再忍耐几分钟。”

”到了？”

<<太阳神赫鲁斯>>

巴斯特想道。

到哪里了？

她没有将这个问题说出来，只是更加仔细地观察窗外，将她对这个地区的评价向下纠正了一点。一个还算干净但算不上很高档的市民的街道，不光只有工人居住区，也肯定不是个更高档的地区。

见鬼，这家伙要去哪里呢？

没过多久她的问题的答案就出来了。

他们再次拐弯，马蹄突然嗒嗒地踩在更粗糙的铺设得没那么齐整的石块上，最终停了下来，马车夫以意想不到的敏捷爬下驾驭台，去扮演绅士，为她拉开车门。

巴斯特让他如愿以偿，耐心等他拉开车门后才下车，甚至还抓住他殷勤地伸来的胳膊。

他们的接触时间很短，却又长得足以最终打消巴斯特本来就很小的If不疑。

那人一定年近六旬了，一脸的善良，但脸上透露出他终生享受了太多的烧酒，头发差不多掉光了，络腮胡子却因此更浓，她在车夫脸上读不出丝毫的虚伪或狡猾。

他只做了人家委托他做的事，他近乎慌张地匆匆离开港口区，原因很简单：他已经在那里被袭击过一次，因此在那一带感觉很不安。

“谢谢您，阿瑟。

”巴斯特说道。

听她说出他的名字，他很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告诉她，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位水手他的名字。

她沾沾自喜了一会儿。

“我们这是在哪里？

” “呃……这个……这儿……”他语无伦次地回答道，同时一指马车停在它面前的房子：一座漂亮的两层半的房子，维护得还算不错，房前是一道尖尖的有着青铜色的铸铁篱笆。

门旁挂着一面亮锃锃的小铜牌。

“威斯敏斯特公寓？

”她皱眉念道。

可怜阿瑟眼睛睁得更大了。

那牌子不及两只手放在一起那么大，字体相应的很小。

即使是在他眼睛更好使的年轻时候，估计也很难看清那里到底写的什么，更别说念出来了。

“呃……是的，小姐。

”他困惑地嘟哝道，“有什么不对头吗？

我想，那些人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地址。

” “那些水手？

”巴斯特问道。

“是的，也都付过钱了。

要我……我是说，如果行的话，我替您将行李搬进去。

”巴斯特的目光再次扫过这座乔治时代的建筑的正墙头，这回看得更仔细了。

她犹豫了一下。

她没有打算住进“摄政酒店”或“宫殿酒店”，但也肯定没想住进一座叫做威斯敏斯特公寓的旅店... 另一方面，这房子给人一种虽然简单却整洁干净的印象，她霎时几乎肯定不久的将来某位船长会出现在这里，对在这里十分巧合地遇到她感到非常吃惊了。

也许该跟迈斯托船长好好解释一下了…… “那太谢谢您了。

”她说道，“我先进去看看有没有帮助您的人。

不应该叫您扛这么重的东西。

”阿瑟万分惊讶，不知所措地盯着她，巴斯特不顾有门铃，继续往里走，没有以任何形式通报她的到来。

她走进的那个房间大得惊人，有许多小圆桌和配套的椅子。

另有一个小壁炉和一张长沙发，一张空棋桌，桌旁摆有两张笨重的靠背椅，一座有一人高的座钟，但没有服务台；连办公桌那样的东西都没有。

<<太阳神赫鲁斯>>

一个角落里挂着一只木头的受难十字架，那下面有只水晶瓶，瓶里的花儿已经枯萎了——一个象征，巴斯特总觉得这对于一个宣传博爱的宗教来说有点令人惊讶。

房间不是很明亮，虽然外面还是白天，因为窗前挂着沉重的深蓝色的人造丝绒窗帘，窗帘拉得只剩一条窄缝。

很安静。

如果这里真是一座公寓的话，看样子眼下客人不是很多。

“请问您有什么事？”

”巴斯特吓得一哆嗦。

她既没有听到身后有道小门打开了，也没有听到此刻站在门口的那个身着黑衣的矮个子中年妇女的脚步声。

巴斯特当然没有暴露出她的吃惊，却在脑海里警告自己要当心。

看样子她的状态比她一直以为的还要差。

“您好。

”她微笑着说道，“我想要个房间——如果您还有空房间的话。

”“一个房间？”

”那女人小心地在身后关上门，然后一边迈着稳健的脚步走来，一边十分坦率地端详着巴斯特。

当她的目光落到巴斯特仍然高竖着的风帽下的黑色皮肤时，她也毫不掩饰她的吃惊，巴斯特对此既不感觉意外，也没有反感对方。

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反应，预料过它会发生，特别是在世界的这一部分。

“这要看您打算住多久了。

”老板娘继续说道，“您想要哪种房间呢？”

如果您指望多么高级的服务的话，那我无法提供。

”她几乎是道歉地微笑着，“这是一家带早餐的公寓。

提供床和早餐，其他的只在晚上提供一杯茶。

”“这样很好。

”巴斯特回答道，“我要求不高。

一个干净的房间，稍微保密一点，这就是我的全部期望。

”“保密？”

”老板娘的脸上浮现出明显的怀疑表情，好像她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似的。

她的目光突然变严厉了，嘴唇周围出现一道道细小的皱纹，这是先前所没有的。

巴斯特想，看来她恰好选错了口吻。

但这个错误容易纠正。

她的手伸到口袋里，正要掏出迈斯托给她的那张折叠的字条，这时大门被推开了，马车夫走了进来，她的三只箱子压得他摇摇晃晃。

老板娘皱起眉头，正想气呼呼地说点什么，巴斯特赶紧将字条递给她。

“是别人推荐我来这里的。

”

<<太阳神赫鲁斯>>

编辑推荐

比《暮光之城》更艰难的人神之恋！
比《诸神之战》更恢弘的天人之战！
古代神灵与工业文明最后之决战！
太阳神赫鲁斯，埃及诸神中最具威力的神！
流转伦敦的女战神巴斯泰特如何躲避太阳的光芒？
开膛手杰克，史上最著名的街女连环杀手！
苏格兰场警探能否破解雾都谜案？
探索开膛手杰克案的另一种可能性.....

<<太阳神赫鲁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